



皇太后的心腹  
明清四大太监丛书

# 李莲英

张抗 主编  
宋益三 著  
徽树 如强

下



明清四大太监丛书

# 李莲英——皇太后的心腹

下

张抗主编

宋益三 微如树强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2004·哈尔滨

# 目 录

## 上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童言无忌 .....    | ( 1 )   |
| 相面指路 .....    | ( 14 )  |
| 通关“挂挡子” ..... | ( 27 )  |
| 净身入宫 .....    | ( 39 )  |
| 梳头得宠 .....    | ( 51 )  |
| 讨主子欢心 .....   | ( 63 )  |
| 充当耳目 .....    | ( 75 )  |
| 通风报信 .....    | ( 87 )  |
| 太后赐名 .....    | ( 98 )  |
| 帮安德海聚财 .....  | ( 110 ) |
| 金蝉脱壳 .....    | ( 122 ) |
| 八面玲珑 .....    | ( 134 ) |
| 乘机讨官 .....    | ( 146 ) |

## 李莲英——皇太后的心腹

### 目 录

-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干预朝政 .....        | (159) |
| 出谋划策 .....        | (171) |
| 为主子献计 .....       | (184) |
| 参与立新君 .....       | (196) |
| 计骗遗诏 .....        | (209) |
| 慈安崩逝 .....        | (222) |
| 刁难李鸿章 .....       | (237) |
| “要想做人，先学做狗” ..... | (249) |
| 梦想做国舅 .....       | (261) |
| “只怨不姓李” .....     | (273) |
| 塾师扮太监 .....       | (286) |
| 提督找先生 .....       | (298) |
| 道士宫廷行 .....       | (310) |
| 青睐升平署 .....       | (323) |
| 结拜袁世凯 .....       | (335) |
| 治丧发大财 .....       | (347) |
| 失旗招祸灾 .....       | (359) |

### 下

- 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海关送厚礼 ..... | (371) |
| 盛仪葬母 .....  | (384) |

- 与俄使密谈 ..... (396)
- 仇恨帝党 ..... (409)
- 囚禁光绪 ..... (422)
- 勾结端王 ..... (435)
- 随驾西逃 ..... (448)
- 饥不择食 ..... (461)
- 途中遇险 ..... (473)
- 慈禧被擒 ..... (485)
- 替主子求情 ..... (498)
- 虎口余生 ..... (511)
- 讨好光绪 ..... (524)
- 随机应变 ..... (537)
- 狡狴圆通 ..... (551)
- 卖官鬻爵 ..... (564)
- “莲叶托桃” ..... (577)
- 黄雀叼帖受重赏 ..... (590)
- 献媚取宠 ..... (603)
- 仗势敲诈 ..... (616)
- 顺者昌，逆者亡 ..... (628)
- 驱逐“魔鬼” ..... (641)
- 乘机进谗言 ..... (654)
- 投靠新主 ..... (667)

李莲英——皇太后的心腹

目  
录

激流勇退 .....	(679)
争夺“开花佛” .....	(691)
雇请保镖 .....	(703)
重赏之下 .....	(716)
拼命挣扎 .....	(728)
恶有恶报 .....	(741)

## 海关送厚礼

李府的灵船在袁世凯派来的 300 对子马的保护下，浩浩荡荡径奔大城县而来。这一路之上好不威风，路上行人见了让路，河中船只见了靠边，让李府的船只过去。到了 2 月 29 日，灵船赶到了李贾村，李家兄弟父子叔侄，当家合族把灵柩运到灵棚之内，刚刚安置就绪，“三大肚子”李福堃便对李莲英说：

“二伯父，咱们家在天津海关这人可丢大了，我们哥们让人家打了不说，还把奶奶的灵柩扣了一天一夜。”

“你不会提大城李吗？”

李莲英说。没等李福堃开口，李福仁插嘴说：

“不提大城李人家还不打呢！”

“什么？他敢打大城李？成武你说是这么回事吗？难道他们没长眼，看不见船上的旗？”

李成武在他们这一帮当中最大，这回丢了人，他的脸上更难看，再一说船上的旗不见了，他也不好交待。因为押运灵柩，他是主事人，这回正好把责任推出去。

于是说道：

“回二伯父，福堃、福仁讲的都是实话，不光打了人，扣了船，福堃一提咱们大城李，并让他们看大旗，不提还好，一提更糟，他们竟把咱家的旗给扔到河里去了。”

李成武这一番话，李莲英可就沉不住气了，不等李成武说完，便急忙问道：

“袁世凯怎么样？他管不管？”

李福堃见李莲英动了气，便说：

“多亏袁世叔，是我找到了他，他派人把海关上这些狗杂种都抓起来了，才放我们走了。他还不放心，又派了300对子马护送我们，一路才平安无事。”

本来李莲英就是个生财有道的人，如今有了借口，如何肯轻易放过，便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，差人送到天津，交给袁世凯，要他从严惩处这几个敲诈勒索、无事生非的海关喽罗，对天津海关总署的头头也要治罪。

在李莲英的书信来到天津以前，天津海关的官儿知道捅了马蜂窝，便给袁世凯送去了10万两白银，求他在李莲英面前转圜。袁世凯接到李莲英的信，觉得已收了海关的银子，俗话说得好，吃了人家的嘴软，花了人家的手短。受人之财与人消灾，便给海关上出了个主意，让他们借李家发殡之机，大大地上一笔礼，自己再给他



们讲讲情。

到了这个份儿上，海关的官们觉得还是保住官要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海关的头头亲自赶到大城李赏村，上了一笔10万两银子的礼。

袁世凯又亲自给李莲英写了一封信，大意说天津海关总署并不知此事，念其平日尚且听话，望高抬贵手，对肇事人员，严加惩处，号枷3月，永不叙用。

李莲英见到海关的银子，又见到袁世凯的信，认为这样办很好，因为号枷3月比杀了或者充军更有利扩大李家的声威，当然还是看在银子的份儿上。当下便不再追究。但朱赤康等人也拣了一条命，左右都是银子的功劳。

再说，李家三月初一开吊以前，先期到达李府的，除京津两地的名流仕官外，还有李莲英的好友阮忠枢、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，以及李家在京中做官的亲戚，如表侄刘林藻、王忻元、当家侄儿李冀台等。因为阮忠枢是举人出身，功名最高，故开灵时请阮忠枢充任点主管点主。什么叫“点主”呢？原来在家族祠堂内，都供着神主牌位。神主牌上正中写着“显考、妣、某某太公君之神主”的字样，那个“主”字不写全了，只写一个“王”字。到发灵点主时，举行一定的仪式之后，比如三跪九叩等，由点主官用原笔在那个“王”字上边点上一

点，这就成“主”了。这个仪式就叫“点主”。

来李家吊祭之人，从官职来讲，最大就算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了，不过他是晚辈，故以世孙位，也披麻戴孝，扶灵陪吊。

最倒霉的要算大城知县赵步周了，他带了几个随从前来吊唁，并有意讨好李莲英，咬着牙上了500两银子的礼。可是，一则李莲英对于千八百两银子根本看在眼里；二则也是李家在开吊之前这位赵步周赵大老爷没有前来问候，李升泰他们就说了这位赵知县一些坏话，当然李莲英就不痛快了。

当赵知县拜见李莲英讨差事时，李莲英连身也不欠一欠，也不让坐，而是让他立着，满面寒霜地说：

“贵知县辛苦了，可惜贵知县来晚了一步，差事已经派完了，还有一点小差事，由于来的亲友特别多，就请贵知县照看车辆马匹吧！免得丢失了，对不起亲朋。”

堂堂的七品知县，大城县的大老爷，也算是地方上的父母官，竟让李莲英给派了这么个低三下四的差事，自然是极不光彩了。但是他不敢不听，不敢不从，只好忍气吞声地为那些前来吊丧的人看守车辆马匹。

这位赵步周赵知县，比起当年安德海给他娘出殡时的青县知县时启强可差多了，真有天壤之别。不过，那一回倒霉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。当时，安德海是让时启

强带了个头，难为了所有的官员。而这回李莲英与安德海同样是葬母，可是却给了当地的父母官赵步周一个难堪，真是幸与不幸大不相同。

再一点大不相同的是，袁世凯给李莲英家派了全副武装的对子马，放在子牙河以南四五里地圈子里，为李家的葬礼巡逻防护，这是安德海葬母时所没有的。据大城的老人回忆说：李莲英给他娘出殡，在周围百八十里，算拔了尖了。

李莲英他娘的灵堂设在大厅正中。灵前设有香案，香案是紫檀木的，上边摆着一个金香炉，有一尺大小，里面的香整天点着，说是香火越高，家业越旺。在供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干鲜水果8盘，各种糕点8盘，还有山珍海味，一天换三次，就像活人吃饭一样，早、中、晚各一次。

在大厅的墙壁上挂满了王公大臣的挽联挽幛，由于太多，大厅中挂不下，只好另外搭了一座大棚，专供挂挽联挽幛之用。不论是院子里的廊柱门窗，还是灵棚的杉杆，都用白绸或者黑纱包起来。由于大门上是蓝底儿的金字匾不能用，便取了下来，临时换上“当大事”三个大字，据说是在北京让一个名人写的。不过由于不落款，人们不知是哪一位高手。

大门、仪门、三门全都打开，站在街上就能一直看

到灵堂。院里院外所有的树上都扎上白花，都是用白绸关系的。李府的男女老少，乃至亲朋晚辈，无不个个头顶白色孝帽，身披白色孝袍，脚上穿白布蒙鞋，甚至丫环使女、长工童仆也一律穿白戴孝，连点的蜡烛都是白的。整个李府上上下下，可以说是变成了一个白色的世界。独独李莲英他娘那具灵棺，是用枣红大漆漆的，棺盖上是金漆花卉，材头是一个五福捧寿，材尾是一朵莲花，两边绘有彩画牡丹和四季花卉。据说这有名讲。头顶五福是“洪福齐天”，脚踏莲花是“脚踏莲，有了小子做状元”，两边牡丹花是“左右富贵”。总之一句话，就是他老李家千年万代永远富贵。

到了晚上就更热闹了，从灵堂到院内、街上，处处是灯火通明。灵前是香烟缭绕，还请来49个老道、49个和尚、49个尼姑。此外，又特地从北京请来49名喇嘛。除了念经之外，还要设祭坛，做道场，走金桥，过银桥，躲奈何桥，超渡亡灵。引得附近的村民都来看热闹，那真是人山人海。

每天早晨开灵之前，还要鸣神枪，放火炮弄得天惊地动。这火炮可不是上阵打仗的火炮，而是一寸多粗、八九寸高的铸铁管，装上火药，用火点燃的坐地炮。那时婚丧嫁娶、升堂、上任、拜神等所谓放炮都是这种炮。还有音乐会班子和老道班子，守在灵前吹奏。

除此之外，由于李莲英的娘生前喜欢看戏，便在土围子外边塔了两个戏台（一台河北梆子、一台京剧），另外还有三四伙唱打锣腔的小戏。

席棚搭了两大排，中间形成一条宽大的胡同，左右完全对称。白天用来招待宾客，坐席开筵，晚上用来留宿那些雇佣来的杂工和乞丐。一个月内，亲戚朋友或者吊唁的、听戏看热闹的，都可随便入席。

招待来宾的酒席，除了高客另席招待外，对一般宾客则用“十三碗”。这“十三碗”按当地当时的风俗习惯来说，就算是上等的了。什么叫“十三碗”呢？就是4个凉碟，4个小碗，这是喝酒的菜，随吃随添，还有9个大碗，都是整鸡、整鸭、整鱼、肘子、东坡肉等等。每天早、中、晚三次开席，一般一次开40席，每桌8人，每天至少开120席。多的时候，一天开二百多桌席。总之，无论是什么人？只要来了都可入席。用李莲英的话说，一个是公开说的，就是只要来的，就算瞧得起咱老李家，不然请人家兴许还不来呢？这是主持丧事的总理们向外说的。再一个是他自家人说的，这叫“周济四方，让人们解解馋”。

开席用的鸡鸭鱼肉数不清，鱼和鸭还好说，因为白洋淀里有，可是鸡和猪没那么多，尤其是在春天，喂成的肥猪更少，要出去二三百里买猪买鸡，使肉价上涨了

一倍多。

为了照顾不能出门的，在离灶不远的地方，埋了8口大缸，缸内的酒总是满满的，随便喝，只有一条，醉死的不偿命。还有8个大筐箩，里边是白面馒头，可以随便拿走。

据有人记得，当时李家出大殡的时候，每天出去19辆大车到周围各县去买猪，够120斤的就要。在大城县买不到了，就到静海、青县、沧州、河间、献县、肃宁、任丘等去买。由于是论个，差不多够120斤就行，加上收价高，有的人家把怀着小猪的老母猪都卖了。李家存猪的猪栏，是在村外挖了4尺多深有二三亩地大的一个大池子，可容三四百头猪。有的老母猪在里边生了猪崽，这下子倒好，给那上等席上添了一道菜，叫烤乳猪。据说，这道菜是被捻军杀死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留下的，僧格林沁生前最爱吃这道菜。就是把小猪崽杀了，把各种作料放在肚内，慢慢用火煨熟，真正是肉嫩皮酥，香而不腻。

光红案的厨师就二百多人，有十几个人专门负责杀猪。白案包给了卞庄子三个村子，所有的炊事用具，锅、碗、瓢、勺、刀、铲、盘、碟、筷子、匙羹等，都是从天津买好，用三只大船装来的。

李家办丧事出大殡，不仅当丧事总理的沾了光，只

要能管上一点事的，都可以吃回扣。收猪的8口说成10口，买白面8斗说10斗，向外领麦子一石半说成一石。总之一句话，李家有的是银子，大家帮着花。不怕花多了，只怕花不出去。有一个总理，每天用坛子往家捎酒，一个丧事下来，他家存了八百多斤酒。

不过，事情也不是像李莲英想的那样，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，有了东西让人随便吃，还有人不吃吗？他哪里知道，开头四五天，除了亲戚朋友、忙活人、李，赵贾村的人，以及一些乞丐外，周围四里八乡来的人很少，有那戏迷看完了戏，也是溜溜地走了。

李莲英一见吃他的人不如吃安德海的人多，便认为不是总理们不会办事，就是乡亲们瞧不起他，有意晒他的台。他想，我是内廷大总管，安德海也是内廷大总管，我们二人都是给老娘发殡，北京城的九卿四相、五府六部、王公大臣都来人祭吊，倘若回去一说，我李莲英的人缘不好，没人来，那太丢人了。

他转面一想，我李莲英是乡亲们的事尽量办，那年考秀才不算。就是清光绪二十年前后家乡连年受灾，不是旱，就是涝，人们吃糠吃菜也混不下去。有十几个人一商量，趁着冬天地里没活儿，到北京找李莲英，求他不论在什么地方找点活儿干，一则可以省下家里点粮食；二则也可挣几个钱回来，到明年好种地。十几个人一商

量就去了。

到了北京，李莲英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，很是热情，听这些人说明来意之后便满口应承，说道：

“找活干好说，你们先在府里住下，大伙轻易不到北京来，先玩几天，开开眼，不用着急。用什么就和管事的说。”

管家把这些人安顿下，每天是大米、白面、肉菜，每顿饭还有酒，每天出门每人二两银子，花了花不了不管不问。过了三四天，十几个人见李莲英还不给找活儿干有点心急了，可是又轻易见不到他。十几个人一商量便在院中等，等李莲英回来，叫什么的都有，二哥、二叔，二爷。大伙七嘴八舌地问：

“有活计了没有，我们可等得心急了，打算赚几个钱回去，还要养活一家老小哪！”

李莲英听了略微沉思了一下，笑着说：

“活计倒好找，不用到别处去，咱家里就有活儿，我是想让大伙玩几天再做。既然大伙心急，那就做完了活儿再玩也不迟。今年，北京雨水多，库里的银子都返了潮了。那么，你们明天就晒银子吧！自己人我更放心，省得用外人了，回头我告诉管家。”

众人一想，这可是希罕事。只听说过炼金子，炼银子，还没听说过晒银子的。不过人家让干就干吧！总没



白吃人家饭。

果然，第二天管家把银库打开，说：

“你们把银子过过秤，记上数，就搬到院子里晒，日头偏西了就向库里搬，搬时再过一下秤，记上账就行了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晚上，李莲英回来，见了众人就问，晒了没有？众人说晒了。李莲英又问：

“伤秤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伤那是没有晒干，明儿还接着晒。”

一连晒了六七天，李莲英每天回来都要问伤秤了没有？回答当然还是没伤。

李莲英见这些人心眼太实，便说道：

“银子这玩艺也有水分，怎么会不伤秤呢？不伤秤就是不干，不干就得晒，明儿还接着晒吧！”

到了晚上，十几个人在一块儿一合计，银子哪会晒少了呢？咱们要不往外拿点，这银子永远不会少，于是向外拿了几十两，放在自己住的地方，看李莲英怎么说。

第二天李莲英回来，又问：

“今天伤秤了没有？”

大伙说：

“伤了几十两。”